杜詩闡

杜詩闡第九卷目

杜詩闡卷之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瀵華氏訂

秦州詩 乾元二年

夢李白二首

考白年譜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還登巫山下漢陽過江夏有寄王明府詩云去年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復遊潯陽金陵等處公在秦州正其時故此詩首章有江南楓林關塞字面次章有遊子久不至語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領二章）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以上四句寫夢）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夢後）

人死則已惟有吞聲若生別則心常惻惻而不能已蓋由江南瘴癘逐客於彼久無消息耳乃我心惻惻遂入我夢入我夢者誠知我長相憶也我非長相憶焉得夢故人故人不知我焉得入我夢但我與故人平生滿飲賦詩何等意氣流落既久夢中之魂恐非平生况江南萬里其魂入夢路遠難測楓林本青魂來似與俱青而關塞非黑魂去若爲之黑魂雖來往但不知在羅網中何由飄飄若此豈其有羽翼耶未幾夢覺落月照君丰姿可掇得毋羅網眞出猶恐江南萬里水深浪惡爲蛟龍出沒之鄉君雖入夢往來愼之毋俾餓饞羅網又爲蛟龍得也○溫庭筠詩李白死來無酒客可憐神彩弔殘陽本公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昔屈原投汨羅土人恐其爲蛟龍所得以竹筒貯米作祭江南蛟龍爲祟其來已久宜前天末詩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何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夢見君情親見君意四句承前章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以上全寫夢後告別感歎之情

江上浮雲何日不行遊子到今久而不至不至則入夢久不至則頻入夢豈獨客魂往來顏色照見三夜以來直親君情見君意夢而真矣未幾告歸自言歸路局促又道來時不易其來不易者以風波險惡懼舟楫失墜也其常局促者有白首負平生之志到此都困也當此京華道上冠蓋填壹何為斯人偏遭顦顇盡云天網甚寬如斯人者何不出之羅網外乃將老此身反見棄耶雖曰千秋萬歲享身後名然生前顦顇身後可知平生之志其終負矣○三夜夢見君正前章魂來時告歸常局促正前章魂返時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 四句古戰場 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六句是下馬四顧意

此地爲古戰場下馬四顧茫然傷心矣風至此地悲其上雲爲飛其下葉爲落骨於此地朽其內螻蟻穴其外蔓草纏眞古戰場哉故老四顧下馬歎息猶望今人戒之乃開邊者尚未已也雖漢與彼或勝或負之不常然封疆有將而全將而不全之異數凡此皆由無廉頗耳安得廉頗起爲邊將使晏然無事耶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 以上言降戎非利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以上責諸將

當此高秋登寒山上遙望馬邑州中昔年置鐵勒九姓大酋今東犨安史盡用此輩蓋因鄴師之潰六十萬人沒於滏水耳於時羆帳漫山行雲牢落資其擊寇止一時之利使之雜處乃無窮之憂此黎民老弱不喜此輩助順但願甲兵休息也然此乃諸將之責誰料鄴事反覆肝腦塗地所望諸將恥失偉喪轉敗爲功無奈諸將恃功自謂茅土既封戮力已非我事遂使堂堂天朝詔遣降酋亦獨何哉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好 六句興 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六句正意

天澤雖有遲速禾黍原自同時物固如此人亦然也凡人遇合早晚不同及其時來則無先後所貴材力兼具耳昔鹿皮翁少有機巧何難早達乃肥遯岑山百餘年不厭一似忘機無意人世者人頗訝之不知其長林豐

草間自得有素也

衡門士勉之矣

貽阮隱居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以上阮隱居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以上嘉其高尚

陳留自阮步兵後風俗已衰無復人物今日塞上忽得阮生乃祖步兵之風迥然能繼即其貧亦南阮家風故其性復靜而鬚髮蒼然俱古彼車馬來訪者自入鄰家耳阮生隱居之處蕭然似仲蔚蓬蒿原思環堵曾何與焉况我唐詩家阮生獨有理趣又工篆隸用心極苦也乃阮生於訪我時言及蓬蒿環堵處入鄰家者尚有車馬苟得避喧之境即猛虎為伴亦所甘心是真箕潁高人能糞土公卿者不愧步兵後人矣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二句領一篇）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僇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自云至此皆佳人口中述幽居空谷之故）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以上正是幽居在空谷）

佳人宜貯金屋今幽居而在空谷何爲者佳人自言曰我本良家子爲遭零落今依草木所以零落者關中喪亂兄弟胥屠豈無高官亦不收骨肉何也以世情惡薄萬事盛衰如轉燭然豈獨世情夫婿爲至戚者新人如

玉蘂乎如遺彼合昏之花始終不分鴛鴦匹鳥何嘗獨宿今日夫婿得新忘舊爲此幽居空谷耳佳人自述如此夫以絕代佳人甘心處此者出在山水清出山水濁與其覬金屋不保其貞不如守蓬蓽自全其節所以却珠不御編草爲椽蓬髮辭花盈把惟栢當此天寒翠袖自薄至於日暮倚竹無言絕代佳人幽居在空谷有如此○邵評公憫關中亂後新進猖狂老成凋謝而作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六句致薤三十束衰年關鬲冷味暖并無憂二句述薤之效

阮生畦蔬薤爲最佳我思致書求之詎意不求自至也計其數有三十束色之美若青芻然本之圓又若玉筯薤佳矣我處衰年關鬲患冷薤性温煖服之又何憂哉

從人覔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處處縣舉家鬪若絃爲寄小如拳四句從人
覔頑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癡四句是許寄

貞州最多山猿其啼聲若絃而小如拳者爲佳也猿未寄到此猿愁胡之面我頑哂之符一寄到此猿頑調之須如馬見鞭而走也誠許我求必得聰慧者庶寄穉捧之欣喜若癡耳姦小如拳者宜於童穉云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韵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
歷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題中連喜遷官止此

八句 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并白相見服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皇分半菽浩蕩逐浮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祗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維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喚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玉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

零上將盈遂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
俗輕鸚鵡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以上總敘與二
子有故及兼
述索居之故
自嚴武貫至房琯張鎬一時斥逐朝廷無人大雅眞寥
凋矣雖然老成尚有典刑薛畢二子非與我遅暮棄官
交則淪落爾壯年強仕材力有爲稱言二子同孔轉痛
諸生坐困所以然者二子大雅爲國典刑其文章直開
突與足以爲邦家光故今日遷擢潤澤朝廷耳遷官誠
足喜也惟是我與二子有故今日舊好已違新詩罕賤
自傷老別而后我頭已白猶望相見之日君眼終青蓋
用往日食貧俱艱辛蔵彼時多故同逐浮萍況內而朝
廷林甫之猜忌日甚外而邊塞祿山之妖氛遂侵惟時
我與二子恥爲揚雄之莽大夫而閣不投願爲包胥之
乞秦師而哭俱猜不能爲相如還蜀覊身長安且復爲
鄜陽囚梁陷身賊穴華夷宇宙尚忍言哉賴今上收三
統總四瀆克復兩都舊京依幸哭廟三日粟王重新安
史失高壘之堅兵勢有建瓴之利因而淑景焚香朝閣

頃虎望雲漲水穢德旋消然而法駕此日雖快初旋朝亍晨星尚嗟寥落宮臣如議郎者陷賊之餘多遭點染左史如監察者關官之際正爾零丁夜備員拾遺多黍攀鳳與言勿衆竊數纍螢自負羇褭之姿誰爲知已雖有娉婷之質已覺過時所以龍劍終埋庖犧未試求庶幾有掘獄拔刀者知之見之耳竟由爲華州司功苟求興係儒焉能共飽志同漁父誰詩獨清今棄官之秦州旅泊窮涛渭之水客秦懷舊都長吟望蜀涇之流爾京雖復安史尚在兇羽書還急烽火未停也節度之師既老而潰於鄴下魏州之戎更生而逼於河陽此師資廢寇戎及郊坰也子儀忠臣也被召還京士卒流潰不亦辭韻激涕飄零乎上將如李抱玉務非元禮自孝德郝廷玉犖亦既及於邊鄙元勲如光弼者初領朔方築壘旂旗猶彩皆變庶幾滅冠成功畫旂常銘鐘鼎乎例思玉燭之調在功成銘爵之後誰握青萍之劍爲救時削器之資及鋒而用鬬在二子我客秦猶羈羈未免見輕於俗與二子猶吝令不勝在原之求當此秋風關塞我方杜門高臥二十新除蒙職必有羽儀聖朝之丰采使我窩臥而想以慰索居之苦者二三子鮑乎哉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

韻　公自注時患瘧病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凄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四句全章之綱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翺翔以上故人何寂寞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

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柱豺狼龍
草蕭蕭白洲雲片片黃以上今我獨淒涼彭門劍閣外號畧鼎湖
旁荊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
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
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
安貧亦士常蚩尤終僇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掃論文
暫裹糧以上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之意

爾兩人一由詹事出刺彭州一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似寂寞矣夫違宦何寂寞之有我棄官遐竄頻年臥病乃獨淒涼之甚耳但人老去則江淹才盡秋來則宋玉悲生今老去其才難盡秋來為興甚長是寂寞可遣淒涼可慰也故人何為不寂寞耶大抵物情可見詞客難忘九州之大其為詞客而知名者各占一方今有高岑

古有沈鮑豈知高岑之綴步已與沈鮑為同行所以然者二子作詩才情變化意所櫃處每闢飛動且神氣渾淪篇到終時直接混茫也乃同是詞客而近代富嫓王揚有才不遇今二子一刺彭州古刺史為諸侯高豈葉鄉一刺虢州別駕居刺史之半岑已翱翔故人果何敘莫哉何為今我獨淒涼也別後新詩末由捧誦近來修札無雁可將惟是男兒志在四方行處皆是若客子有何亨屯不過各闘身強耳無奈羇旅他方況綿多病三年猶瘳一臥不卜命薄聖賢身親歲死已無所隨腐日一搜紫腹雲稍增衆加垂乾坤雖大蹊地無從函目猶人鮮妝可醜豈但龍鍾為已甚更覺出處之都妨自笑無錢難居帝里因而盡室遠徙逸還既棄官是劉表不能罷恍公劉表恨矣既之泰是隨公終思隱鹿門龐公數豕魚鳧咢鳥蠶叢心之徼也有猴熊鳥豺噬人狠吞人肉之瘦也實怯豺狼此地隴草蕭蕭經霜早白所見洮雲片片不染而黃今我淒涼有如此者乃老去而才難哉秋來而興甚長者何也二子一守彭門一刺虢累此方士產不獨荊玉巴箋可供簪筆且有烏麻丹橘足備藥甕宅是神仙地兼山水竹侵丹竈花對書床吏治之餘定有佳句應酬之服夫乃匆忙漢岑彭惡所營地

名彭亡欲徙之今高官此不必如岑彭之改徙我在晉鬼憂深思遠有唐之遺風今岑宦此適還唐治二子濟世之才我只安貧之老會待安史妖氛稍稍靜識畏攜來遊相與論文所謂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者職此故耳○意慨二句似本陸機文賦文賦曰收視返聽躭思旁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所謂意慨關飛動也又曰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途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沾潤於雲雨象變化於鬼神所謂筋絡接混茫也又曰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此意不慨不能關飛動者又曰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韵放庸言以足曲留遺恨於篇終豈懷盈而自足此篇當終不能接混茫者結出論文暫畏櫂正欲細論飛動渴茫之語云爾鮮妝塗抹其面以避瘥鬼時安慶緒已寫史思明所殺故云豈尤終戮辱胡羯單指思明時攻河陽與李光弼壘戰故曰浸猖狂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嬌俏夙昔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 四句作冒 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綫 以上病後過王倚 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 以上宴伙 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如旋老馬爲駒總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以上宴後賦歌意

物之奇者有麟角有鳳觜其膠能續斷弦必煎成然後
見其奇王生懷抱有此強固甫也亦何緣美此奇物卯
今日且過王生一話聘昔過王生者王生知我也知我
甘賤貧安來餧也王生知我矣王生又怪我者怪我沉
年病顏色惡也瘧癘三秋寒熱百日沉年病如此氣血
既衰肌膚骨立鬱色惡如此王生知我纔而怪我至旦
轉而哀我哀我一幾之命如弦之折討非麟鳳之形不
足以續一幾之危王生哀我於是為我為我致美膳賤
香銳而冬歲去斷豚蹄斗酒畢備焉一宴之餘情味何
極因而宿病頓差反老還少折弦斷弓如我者貴得麟
鳳之膠忽續哉雖然麟角鳳觜何可常得〇努力加餐庶
幾無恙常過王生如今日歎叙我願足矣〇十洲記仙
家煮歲除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弦膠片弓弩斷弦續
不復斷首二何分明請王生精力堅強自能永年加；
角鳳觜煎膠續弦永無破折美王生之無病也公沉年
多有如折弓斷弦不甚復續深有望於嶠角鳳觜恐不
可得不訓一伏王生宿疾頓瘳此直麟角鳳
背煎膠續弦之奇驗一章語意疑是如此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嶽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闢
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八句一篇之冐中間
開闢兩句更爲下兩大段之綱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
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
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
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甲麒
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
樹煙衣冠心慘澹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晩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以上爲一段敘玄宗失國時公與賈嚴同膺患難收京後公與賈嚴同爲近臣所謂開闢乾坤正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靑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

排求傲吏比典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
廿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
自迍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騫以上爲一段敘朝廷反正公與賈嚴
皆有故而去位所謂榮枯雨露偏
衡嶽青冥與猿啼聲斷巴山屈曲鳥道雲懸眞謫宦之地
可惜故人都不利而遭時非兩悠然而遷謫遠也乾坤
反正恢復固由帝力之弘雨露偏施則斥亦屬聖恩之
厚追維上皇失國今上蒙塵我與二子趨行在捧御床
同侍今上於鳳翔此時討賊豈無李廣敵壘正多奉使
亦有張騫浸兵未至行宮草創雲臺之仗蕭然濟河未
能水戰之船焉用先是河北凰靡七十齊城蒼茫都下
翠華西幸三千劍路流落何依秦晉之畫角紛吹灑淵
之妖星爭躍彼安史猶董卓苻堅也其不自度量竊窺
神器如禽銜木思填東海其北闕睥王羿惡貫盈猶武

乙以華裘盛血射天府回紇朔方大食諸兵助順討賊協力同心一鼓作氣俄而陳倉陰散太白晴曠香積遺水之戰大軍夾擊剪滅殆盡窮追賊騎已積尸覆衛之蹕既克長安有直搗幽燕之勢捷書至鳳翔而法駕還王師下八川而兩京復我與二子奉引還朝周旋左右猇虎諸士暫休金甲之勞麒麟殿前重見玉輦之下侍臣入杖依然奏事廄馬登仙依然舞朱樓雪霽故國花濃碧樹煙籠春城景舞衣冠有復覩之慶父老與病定之悲今上之返國也素服向廟慟哭三日含元之早朝也雞人催曉舞景方鮮至德初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泝江漢上至洋川是百官月俸支給米漢之租也中興以來百官無復賞賜乾元元年始舊大錢沾賚有差是百官春料支給新鑄之錢也而況衣須內藥身着宮花此時我與二老同拜手最隨肩以至華堂纖被往往辟眠秉燭懷笺時時傾倒焉幾共昇元輒得廁大賢乾坤由反側而得正二老宜有此異數也今日何如拾遺隨丞相之後二子方咫尺而隨秉鈞朝廷苛房黨之求二子遂聯翩而為鍛閣二子先出我猶暫留然禁掖朋從已非曙昔微班性命微幸得全追思疏救房公詔三司推問賴張公救而得免當年自分受僇青蒲今日棄

官甘心白髮原意貧矣既無錢而難居帝里伏處老矣
欲傳經而心事又違似我迂疏豈有師資可取徒然衰
老空為鄉黨所先朋舊好而斷回腸想新愁而穿望眼
巴州危棧竹琴凄其岳陽小湖蓮紅冷落對此景物真
生應有論也旅君定有詩也二老用心之苦惟我深知
衆人側目者多莫令傳示蓋以貝錦之文日織無停朱
絲之絃一斷不續二老為浦上隱讒人是霜間鵠蓋陽
之首須防其碎以鵠之參決不空張也岳州地僻炎韋
又皆已蜀山搠石泉更監二老庶幾棋髮日酒為年耳
二老一為典郡官終弱微肜一居治中職何異棄捐且
追做吏之高風卿庭歸田之逸與才難自古天問誰知
彼為做吏賦歸田者皆古人也巳稱逝矣今貶岳州貶
巴州若亦我迄也且卜終焉若我身居隴外投跡雖遐
賊據漁陽控弦未巳自傷家累空羈歲年又以親故稀
疎甲兵阻塞雖他鄉夢寐時遊二老之傍乃失侶迍邅
永添故人之恨二老壯年雄俊今雖暮風塵騰有時岳
州巴州之貶何足介意哉雨露宜普被而反偏二老亦
可自安於遇矣○肅宗納賀蘭進明之譖遂疏房琯繼
而一網打盡霜鵠
不空拳語正指此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獨臥嵩陽客三遷潁水春藪難隨老毋慚潛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棄風塵歷下辭羨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客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冠深潛托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以上山人疎嬾爲名誤驅馳喪我眞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以上自叙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

口結草即河瀆附後符應驗甕中藥未陳以上山人旅懷中首段
殊不恨良覿矜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邪今尚
武何處可依仁鼓角夔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坊羅鎮磧賦
火近洮岷簫瑟論兵地蒼茫闕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
紛綸高興知龍島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以上自叙中次段

附本獨臥嵩陽之客前此曾三遊穎水之春者以遭時
多故特爲避亂聊慘澹而向時人耳山人獨臥嵩陽時
原有詩山歧漉酒巾喪亂以來此二物者久棄風塵內
矣我與山人遊自何日始猶憶歷下定交曾辭姜被暨
予關西頃歲被袖孟鄰當歷下守道之日交情已敦及
關西晚換之時道氣愈接山人惟前故其心多妙惟心
多妙故其藝絕倫詩則夔曹植也書則匹張芝也夔曹
植故吟其數篇便可以況匹張芝故買其一字即可以

貧山人之藝如此孝尤天性彼時老母尚在寇忠方殷
將恐深潛勿貽親慼遂使久閻免倚晨餐有供山人之
孝如此至我疎嬾一生驅馳半世毎懷歷下輒欽離羣
言念關西常嗟萍泊身非流竄忽到窮邊居有儒珍難
達善價已矣將來則故舊自少亂後則別離愈頻豈若
山人哉當今上移蹕鳳翔我與山人皆依行在今上返
闕設使山人不還嵩陽必膺異數乃今上復國重建七
廟如漢光武之修高廟方有事於靈武功臣之賞如晉
文公之祿從亡乃山人原守商山採芝之心不改消水
再論之志而終隱嵩陽焉乃其藝之絕倫不獨詩翰其
他方技種種皆精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白鹿難馴能
馴則爲仙子今山人既得仙學故不必如鄭子真之耕
嚴便已似河上公之結草且葛洪肘後之方堪驗却疾
何難乃扁鵲囊中之藥未陝乞靈無路所由旅懷不慨
悵然於良覿無因耳我今客秦泥戎雜處尚武少文耳
所聞者惟鼓角聲目所見者惟關山月今日四鎮皆置
官場收賦斂供軍需矣側聞史思明會兵汴州烽接洮
岷李光弼方逐河上使許叔冀守汴叔冀戰不勝遂與
其將梁沭劉從諫等降之論兵之地何其蕭瑟闖將之
[illegible]蒼茫大軍之設雖多處所范陽之孽正爾紛論

我雖在秦與盡籠鳥道娶泣麟嘗此窮秋搖落回首高臥嵩陽之客松筠在望潁水一方何能褰裳就之哉○此詩敘山人梗概錯綜見之山居酒中山人具也草書詩與山人藝也豢龍馴鹿山人術也府符藥囊山人技也皆由靜者心多妙耳乃其大節却在盡孝故一則曰艱難隨老母再則曰歸西得孟鄰三則曰寧歸倚門久盡力潔發菽唐詩紀事彪潁洛間隱者天寶末將毋避亂寄作神仙詩關西郎鳳翔關西得孟鄰正公與山人題從行在日世祖

一段隱隱照應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追諷玄宗用兵於吐蕃是開元間事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四句承悠悠赴交河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二句應戚戚去故里

從軍者之言曰。吾等皆有故里。今戚戚去之。吾等何知交河。今悠悠赴焉。夫豈不欲亡命而逃。公家起役。程則有限。一或亡命。即嬰禍羅耳。所可異者。我君臨邊已甚。開邊似屬多事。尚使我悠悠而赴交河耶。誰無父母。棄絕不顧。吞聲而行。負戈以往。至於戚戚去故里。伊可歎也。○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逃脫。故曰亡命嬰禍羅。當時土境日拓。玄宗開邊。自開元十五年。王君㚟開殿後。張忠亮破吐蕃於渴谷。拔其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十七年。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王䄄破吐蕃石堡城。十八年。烏承玼破奚契丹於捺祿山。二十年以後。雖吐蕃又款至赤嶺之碑仆。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搆不已。開邊之多有如此者

出門日已遠承戚戚去故里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承棄絕父母恩

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四句承吞聲行負戈句

繞去故里耳一出門便日遠矣出門則去妻孥即徙旅日遠則經歷久更事熟所以徙旅之欺人皆不免我獨不受也試想父毋生我恩豈能斷忍至棄絕惟是男兒效死或死床第或死邊疆未有期耳是以縱轡而往奮不顧身青絲之轡手自挑起雖隴山高於萬仞不覺迅速而下俯身就列遂試搴旅之役矣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 四句承例

身試搴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四句叙男兒死無期

從前仍聞而下隴頭流水鳴聲嗚咽矣就此磨刀磨刀之聲若與流水同悲近視之水赤矣還顧焉刃傷手也水聲刀聲皆腸斷之聲苟不欲輕而致傷手出門以來心緒久錯即傷手有不覺矣雖然丈夫許國以身殉之憤惋何有但使功名圖於麒麟何妨戰骨朽於朝露區區傷手何足斷腸也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四句承前

亡命嬰禍羅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苦辛四句應前骨肉恩豈斷

我本從役送徒有長惟長是從但我遠戍業已無家然亦有身爾之送我者慮我身有脫逃耳不知丈夫許國生死向前且無煩爾送更何勞爾怒又何勞爾嗔也去則去矣所難恝然者六親耳倘逢相識為我附書書中之意更無他辭不過曰哀哉此行從今永訣此後辛苦我獨受之而已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四句承前章送徒者說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二句交河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二句自期

悠悠赴交河已到交河矣迢迢然道遠萬里送徒者領我至此但使我赴三軍耳軍中苦樂送徒者能達主將乎於時交河在前賊騎飄忽隔河望見頃刻百羣我初到此未奉將令未敢襲擊然此心觖觖今日起家奴隸

何時得樹邊功不負此行也○當時如高仙芝李嗣業皆以奴僕起家此則自傷奴僕功勳難樹對主將言蓋此主將是苦樂不問之主將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承前樹功勳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應遂意首章若已富土境二句

扇河賊騎飄忽如此功勳之樹在此時矣遂張弓曰挽弓當挽强遂抽矢曰用箭當用長遂控馬曰射人先射馬遂指寇曰擒賊先擒王但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雖曰擒賊殺人原不在多也况乎立國亦各自有疆域也要使中外劃然侵陵得制不然卽多殺何益若之何土境已富還開邊耶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氷間四句爲築城之役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四句遙應裂
哉兩決絕句
驕馬至此正值雨雪軍行斷斷又入高山又高山則遲
危而抱石恐墜天雨雪則氷堅而與指俱裂凡爲築城
故也回首一望漢月何在不知築城何時可還惟有浮
雲南征我欲俱南無奈可望不可攀何此時六親安在
附書無人戍人之骨終委棄於
高山雨雪層氷寒石閒已耳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遙應隔河等句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
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承前擒賊等句潛身備行列一勝何
足論遙應幾時樹功勳句

前此隔河賊騎候忽百羣將以何爲寇我壘也今單于
果來寇矣胡塵一動百里爲昏我戍人蓄銳蘊怒氣吞
強寇無須搴旗抱鼓雄劍動彼軍奔矣無須一軍齊力
四五動彼軍爲我奔矣前曰擒賊先擒王今虜其名王
王先擒矣前曰苟能制侵陵今繫頸轅門侵陵制矣我
本奴僕敢曰功勳庶幾潛身行列今日一勝何足稱功

哉○潛身備行列戍士中大樹將軍之器一勝何足論戍士中八戰八克之吳漢公以愧倖勝邀功者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四句總敘

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四句

前章靜明出塞之故

我從軍出塞十年餘矣此十年中豈無寸功乃潛身行列勝不足論者蓋由衆人立功多貴苟得我欲稱功自羞雷同耳今日中原正多戰伐況狄而回紇戎而吐蕃何一可緩惟是徼倖成功封侯亦易慷慨報國固窮爲難我丈夫志在四方今日未敢邀功者亦自分固窮云爾○軍中最多苟得之功雷同正以苟得雷同也開資開邊帥之功苟得者如裴休子以窣干之言阬殺琑高之從兵以爲功如孫誨自欲求功矯制令崔希逸襲擊吐蕃如王昱受南詔皮羅閣之賂許其合六詔爲一以其兵襲擊羣蠻致之卒爲邊患如高仙芝攻阿弩城詐爲守者以誘阿弩又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得瑟瑟十餘斛無非苟得衆人貴苟得道盡邊帥倖功之弊

後出塞五首

[illegible]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四句為下應募張本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駿馬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

別有贈含笑看吳鉤以上極寫喜於應募情事

從軍者之言曰男兒生世豈徒然哉及此壯年封侯為貴願封侯必須功業功業必由戰伐此男兒壯年事不然老死牖下無益也況今日從戎都由召募今日應募只在薊門彼薊門節度為諸鎮雄天子召募遣我輩赴其軍前三軍一動可須臾留哉但我平生不習武事今日戎器亦非素有買駿馬須千金也裝刀頭須百金也傾貲為此者誠欲樹功勳為封侯計耳於時閭里親戚榮我之行有送道周者中有斑白寵我之行有進庶羞

者至於少年不與召募羨我之行別贈吳鉤我含笑而受良足快矣○開宋贊初府兵壞彍騎廢舊府戍邊者皆已逃匿其倉卒應募皆市井負販子弟未嘗習兵之人不知利害不習安危全無況搆既曰及壯當封侯又曰焉能守舊丘但知貪功倖勝棄故墓去室家有所不顧以視前出塞戚戚去故里何如哉至於千金買馬百金裝刀想見市井狡獪喜事買勇傾貲從軍夫兵凶器戰危事古人出師鑿凶門白衣冠送之以示況搆今召募赴薊門非吉行也乃閭里親戚紛紛祖道班白羅列酒酣進羞若此行召募往真封侯歸者亦足見人心喜亂安史之禍不旋踵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以上寫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諷主將

募軍發矣營列東門我朝進其營而就列暮上河陽橋而就宿惟將營前大旗落日照之營外馬嘶風聲送之

遙見營列平沙者不啻萬幕我儕部伍各就所招未幾日落風發明月懸矣於今嚴寂寥無聲是有志者數萬壯士二三百悲笳數聲之下壯士慘然不驕是大將何人漢有霍嫖姚若是耶非耶○祿山反范陽封常清議斷河陽橋為守禦則募兵赴其軍前時必由河陽橋去故日暮上河陽橋。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應前戰伐有功業句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我君以上都寫重高勳

朝廷何為召募由今人開邊與古人異也夫開邊何功之有豈知英雄之主其出師有故以為六合之大雖已一家四夷之遠孤軍且入於是貔虎壯士一聞重高勳而奮身以赴焉此時大將拔劍橫行關市收馬其意若曰我誓掃漠北以其土地奉我君王其言夸大如此○天寶間祿山畜單于大馬習戰鬭者數萬匹牧胡馬三一

指此玄宗北幽州之北祿山所節度處誓開玄宗北指以奉我君正寫祿山夸大其言以固玄宗心也亦奏言營州蝗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操心不正願蝗食我心之類玄宗以此信任尤保不反亦愚矣哉

獻凱日纔至兩番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以上寫玄宗寵任祿山

王將位益崇氣驕復上都遷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以上寫祿山反狀

推今人重高勛獻凱者迷無虞日一若東西兩番果無虞也大將節鎮薊門地富俠窟獻凱之際吹笙擊鼓以爲娛朝廷從此寵任無加因而雲帆轉輸盡供遼海東吳粳稻荊楚入漁陽凡爲越羅爲楚練與臺之軀莫不照耀大將爵列三鎮爵位彌高氣陵朝廷目無天子凡我遷人豈不知其舉動有異然不敢議議則有死於通衢耳○時祿山擒敗爲功屢以酒誘并丹醉而殺之動數千人輒以凱獻前後凡數次頻賜鐵券九載獻奚俘八

予人上命者誅書上上者厭凱日權王正諸此京師爲上都民上都直書祿山反狀如牀席焉帥獻日十月灼然前京師之類天寶十四載祿山詐為敕書召諸將日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軍旅愕然莫敢異言所謂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過衢也○海運自朱清張瑄始古未嘗有按杜詩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淩蓬萊此是唐時已有海運此論出發耕錢豈知哉

於防將九成俟也

我本良家子　出師亦多門　遠應首章　將驕益愁思　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　恐辜明主恩　四句言其不從畔　坐見幽州騎　長驅河

洛昏　中夜問道歸　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　窮老無兒孫

結還召募者

進脫而歸

我雖應募而來本良家子也遭時不幸出師多門使人何所適從哉今日主將既驕徒添惆悵縱然從逆身貴

何足爲榮追維應募以來躍馬邊庭至於今二十年未矣二十年中叨受主恩不爲不深將驕如此我戍人不孚自揣恐至有辜主恩也當年東都之卒遣赴薊門今山薊門之騎必犯河洛我自分良家肯從叛亂有中夜脫逃從間道歸耳惟是出門二十年昔年親戚無復在者所存故里已成空村雖亂賊惡名幸而得免無奈一身窮老兒孫盡絕何○前後出塞公揣玄宗始開邊釁繼寵祿山驕遣功忽近虞大約是開寶間三十餘年中事以言其事前出塞曰開邊一何多內治不修而務廣地失在開邊也後出塞曰今人重高勳重高勳所以任祿山始而掩敗爲功繼而將驕難制失任重高勳也以言其地前出塞曰悠悠赴交河赴交河者發卒戍邊也後出塞曰召募赴薊門赴薊門者赴祿山軍前也以言其時前出塞曰從軍十年餘此十年大約是開元十四年至二十四年玄宗信任王君㚟開數吐蕃結怨回紇之事蕃開元十五年以前番戍歲不犯邊自十五年後邊事日多故也後出塞曰躍馬二十年自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始寵任祿山委以邊事至天寶十四載此二十年中邊事日壞禍延蕭墻爲可歎也後之謀國者其亦使然於前後出塞也夫

示姪佐 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眼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 四句東柯草堂 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挽合首二句

秋來多病離羣索居君來差慰耳何慰也自聞茅屋常想竹林冀得高臥領玆幽趣蓋由東柯枕山山雲一起常滿谷中山麓有澗澗水一懸直侵籬下耳況嗣宗于姪仲容最賢吾嬾同嗣宗君賢似仲容此眼前足慰他日期與竹林共遊云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晩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 六句還山 舊諳疎嬾叔須汝故相攜 結卜居意

汝望東柯遠矣遙想東柯向晚黃雲已合歸路恐迷也歸路有澗澗寒則抵家爲急歸路有林林黑則禽鳥亦棲似此寒澗黑林汝之歸路迷耶否耶因想谷口之茨其小者然野客樹木甚低恰是田家汝還山我意亦有須於汝蓋由我性疎嬾汝所素知今攜家客秦不知能爲我地否也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二句承分張素有期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四句承白露黃粱熟

我須汝豈獨居哉詩此時白露初來黃粱已熟汝與我分張將亦曾許寄今來何暮春耶豈其未春諒已春細何其未寄望汝亟貽我須黃粱者以其味甘若非金菊叢之類美香配綠葵誠得寄來慰我下箸庶不負分張所期也○秋當解袂往復分張出王右丞帖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 二句領至末 葳蕤秋葉小隱映野雲

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吾須汝豈特黃粱哉東柯有圃灌園須泉分泉引水自淵而下者延有幾道幾道泉則交橫落矣坡中之植泉水一澆青翠如幔幔坡之處秋葉蕨薤而可摘泉澆之際野雲隱映而更多不獨圃耳隔沼之地香芰連生不獨坡耳通林之餘女蘿遥帶夫此香芰女蘿連隔沼帶通林想見東柯谷中此深藏數十家者更無爾我之分彼此之別是真桃源也況圃坡之間薤白如霜尤宜老病望汝重惠云○坡即秦州詩中所稱陽坡可種瓜者是也幔坡謂坡上青葱一望如幔

宿贊公房　公自匡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二句承秋風已颯然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二句承杖錫何來此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結還宿贊公房

我宜棄官來此。太師方外，杖錫何來，秋風颯然，助其蕭瑟矣。秋風至而秋雨來，深院之菊，摧其晚節；秋風至而秋霜降，半池之蓮，墜其老紅。菊流蓮倒，宜大師謫此安置耳。雖則安置，平生之性，放逐不違，心地之禪，虛空自在。我與大師，一經亂離，再經播徙，忽逢岐路，如月再圓，太師亦可自遣矣。○按史，房琯高談釋老，宜與贊公交好，今贊以交琯故謫此安置，與公同病，此詩備見乎詞。

遣懷

愁眼看霜露，一篇通寫愁字 寒城菊自花。天風吹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我愁從中來，眼前景物，無非愁者。看此霜露中，寒城一帶，菊花亦自愁人也。況柳隨風飄，淚因笳落哉。寒城有樓，水淨則樓陰入水，其影自直；寒城有塞，山昏則塞日下山，其景自斜。此皆可愁者，況衆鳥齊歸，一鴉靡托，淒其又如此。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彫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六句廢畦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二句廢畦之感

秋蔬而被霜露凋殘固宜何惜之有況暮景依依尚有數枝葉也無奈既經霜露又被風吹何任時之綠霑泥並盡此日之香與歲俱闌回首春前生意如昨今日蕭條至此秋蔬之敗固物候之常所可傷者白玉盤中無物可薦爲不堪耳○不悲蔬敗悲君盤空深於逝梁發笱之感

除架

公自注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四句除架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二句除後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結出正意

種瓜搆架故有束薪架搆而蔓延蔓延而葉生葉生而花開花開而瓜結此架始事也今架零落葉蕭疎矣葉蕭疎白花了矣白花了而青蔓除青蔓除而架亦除此架終事也四時之物成功者退當其既謝智力難爭而乃秋蠅之聲猶依架下暮雀之意尚戀架前有識者歎盛衰乘除自有定數寒事寥落亦何足悲盍有初者必有終人生亦然即瓜架可悟矣〇秋蠅暮雀亦似諷不知幾者棲遲危邦亂朝意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四句往西枝村）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煖苦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以上尋置草堂地）

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四句卜居未就

此處西枝村在近郭小山間尋徑而往有水一方曲折殷渡遂達贊公之居贊公是湯休之徒而好靜蕭素心人也所杖佳章稱述幽趣我此來爲尋置草堂地因與公遑步巖間捫蘿而登則手爲蹬陟巘而顧則目爲眩庶幾得陽崗之暖耳不謂陰嶺祗自陟也陰嶺間所見惟老大藤屈蟠樹二物不才老於山中羈客對之增惆悵耳卜居未遂策杖與窮回首層巔猶餘落日乃莫草之上早已多露豈非陰嶺故耶出出郭至西枝村由西枝村下陰嶺自朝至暮尋豈草堂地而未就如此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 四句土室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 四句夜宿

土室 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許詢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以上敍贊公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結遠尋且

草堂地

陰嶺不可居遂策杖而還土室於時天寒鳥稀人歸鳥亦歸也月出山靜山靜有月更靜也而光月光直延土室拯門疎影亦復耿耿焉踐攀既倦迫此短景語樂正殷慶此寒宵因於土室中燃薪燃火燃然明燃者月照林中也且汲井取水汲為貼汲者月遠石底也我夜宿贊公土室如此因念贊公德業過人天機獨秉當與支許同遊以遂江湖之遠興今日數奇遠謫關塞然道貴無悶高風自存雖處戎馬能屏塵事是土室之許迹亦倒衛我昨來卜居陰嶺之外亦有陽岡幽尋當非一路遠色尚有諸峰少待晨光更越山頂舍東北求西南可也遊土室而談夜宿夜宿起而日向晨有事陽岡之求又如此○房宿以高談釋老交贊公今公一則曰好靜心迹素齊則月道廣存其親則知贊與指遊非門客琴工董庭蘭比以賊賄爲事者

杜詩闡卷之九終

杜詩[illegible]卷目

杜詩闡卷之十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宋　璉漢華氏訂

自秦入蜀詩 乾元二年

寄贊上人

公卜居西枝村未就欲卜居同谷此發秦之由詩中西枝西有谷者即同谷也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以上卜居重岡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宿昔齒疾瘳排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以上卜同谷

昨踏錫杖卜居南山只因老病侵尋陰崖未便故復於重崗處冀得陽光永留者築室買田我心斯遂近問西枝村之西更有一谷杉漆既稠則他物稱是亭午和暖則向陽可知況石田無收者此又足收豈非樂土今日雲雨未乾齒疾未瘳耳他日雨乾疾瘳於此谷虎穴上龍泓頭面勢而居柴荆之外茶茗時具徑路雖遠亦丘可通欲不得居西枝村而由彼至此我將爲土室遊公時飛西村錫故臣逐客何添二老築衡對宇不亦來往風流哉○西枝西面曰有谷定指同谷近聞必指同谷邑宰費公子同谷界有邑有賢主人來書語絕妙何可証谷在虎穴上龍泓頭同谷七歌中南有龍兮在山湫後發同谷縣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此詩虎穴龍泓指此無疑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崗疏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見游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八句太平寺泉眼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睹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
到山下鑿井不及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
文弱藻舒翠纖明涵容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
潤逍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以上細叙泉眼之利益

高岡草莽泉不易得此泉獨出柳根汲引以來歲月已
古所以然者此泉之源出於海眼高岡在天畔水府僴
縈其間廣深雖止丈尺似可輕侮也乃宴息者過而異
之不敢輕侮有神物以憑之耳不見泉畔小蛇其姿幽
絕如絲之氣似難為雲為雨及其上騰爛熳然為雲為
雨而不難卽小蛇可知泉眼實由山頭而到山下鑿井
雖不盡土而汲水供僧美勝牛乳焉且風拂寒文藻紓
翠縷明涵容衣而見其淨細蕩林影而想其趣不獨此

耳。其餘波流於宅下者，過藥圃濕黃精。食之可生羽翰郎飛昇不難。泉畔小蛇，資其氣而為雲雨。井中餘澤潤黃精而生羽毛。泉眼之利物濟人如此。○按水經注神蛇戍西左右小溪多五色小蛇，性馴良不為物毒。青白小蛇想郎此也。

空囊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皆鹵莽，我道屬艱難。不煖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六句囊空之故 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結出

空囊 翠栢明霞不用錢買，味苦堪食，氣高可餐。世人鹵莽，焉知翠栢明霞之趣。我道艱難，立節食栢餐霞之間耳。凡人煖則資井，我已食栢餐霞，何煖之有，宜乎井晨凍。凡人食則思衣，我已不煖忍飢，何衣之有，宜乎床夜寒。此皆囊空之故。空則羞澀，欲免羞澀，庶得萬錢，何可得也。聊留一錢，得空囊解嘲耳。○食栢餐霞似專療飢不煖

無衣又兼寒。說。蓋朝霞者。日出赤氣。蓋可保媛。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四句病馬

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四句感歎

乘爾代步。亦云已久。其奈遠歸關塞天寒正深何。乘爾既久。則疇昔塵中。老能盡力。天寒正深。則今日歲晚。病忽侵尋。夫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人之恒情。健則資其用。病則不復惜。亦人之常態。我獨傷心者。則以爾毛骨猶衆。似無殊才。馴良至今。似有殊德。是物雖微。意不淺也。爲此感動。沉吟不已。一馬且然哉。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 四句從軍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四句寫送

獎勸戒意

弱水在甘州陽關爲西域門戶。弱水敗渙不能載物似乎無地陽關峻險不獨絕境幾近天遐弱水踰陽關則必渡沙磧歷無地已近天又安得人烟從軍至此實命不猶既好武矣文何論命從軍至地局月還歸苟封侯也又何論年從軍者勉哉雖然萬里之役人馬相依彼弱水陽關外一片沙磧縱有識途之馬能無失道之虞萬一雪深馬陷一蹶不振從軍者又當戒也○結二句誠恐此行踈虞如守不固戰不力皆是失道蓋寓言

六

附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四句時事

將軍專策畧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四句送末并期望之

亂起祿山，胠篋已久，回首一望，祗數茫茫，番版闕爲血戰，万茫茫以象述也。倘閫王能專策畧，此閫幕府吏多才良，況今中興之王，赫然命將，專領朔方勁兵，與賊決戰於河陽，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舉。我爲中興之王賀，兼爲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間，李光弼領朔方兵，與史思明戰於河陽，諸將齊力致死，呼聲動天地，斬首無算，思明遁去。史言河陽之戰，眞爲確鬭，非李光弼督諸將致死，不能決勝。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正謂此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六句追言）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二句點明）

安史攜亂，到處被兵，我瞻四方，歷歷靡騁，君今遠行，欲何爲者。於時送者親朋，方闘一哭，行者鞍馬，已適邊城，盡一哭情盡於哭，不能留矣。去邊城，望邊而去，眞苦別也。當此草木搖落，歲月既晚，關河蕭條，雨雪又侵行者。

何以堪此我嘗怪古人送遠往往過情由今思之我之別離已經昨日尚有不忍忘者因知古人之情亦猶我情豈爲過情哉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 四句先提發秦意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網嬰頗帶憔悴色 四句傷贊公

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以上別贊公

川水東流晝夜不息客子似之我漂蕩天涯靡有終極今又發秦矣我則已矣贊公爲釋門尊宿放逐來

此既嬰世網難免憔悴耳雖然賛公自稱人[illegible]
手青青如乍忽焉雨中豆子都已成熟可抑身折行[illegible]
或南或北安必上國是關塞非耶我於異艱辛逢舊友
無奈飢驅又欲他方今日對風吹衣聽[illegible]分手自歎不
加嘶馬有舊櫪之戀歸鳥有故林之棲也但人非飛家
聚散何常古來此地盡成荊棘何獨秦州爲然惟是[illegible]
我㑭看俱成頹暮此行而後或出或處各自努力我固
以漂蕩老賛公豈以放逐終賛公勉之矣○楊柳二句
總兒歲時之
述舊評都賛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提出江上）
宅鶡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
哀失木狖矯矯避風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八句吳侍御）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

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須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 以上論居之故 余將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于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以上自責

此地為兩當縣遠眺寒城朝煙淡矣近勝山谷落葉赤矣陰風颯颯來自千里若無意於寒城山谷間獨吹汝江上宅者於時勝雞啼落日邑圍陸因問謫居此江上宅者何人乃侍御繡衣使而今為長沙遷客也居此幾年久矣如失木猿驚弓鳥豈忘故鄉蓋宿昔之事不堪回首耳猶憶同籍鳳翔時主憂臣辱賊滿東都軍中多間諜之奸臺臣嚴舉劾之職翁獨辨別真僞不欲一網罩盡法誠恐失入殺及無辜也上官併許口是心違我翁遂遭貶斥竄於閩居此江上宅夫仲尼安旅人之遇向平識損益之爻在翁今日將次於境可數者朝廷所知

拙口莫救耳。我忝諫臣，將幸同籍，坐視受謫，抱疚至今。所以行至兩當，趑趄不進，明義安在，使翁至此，不禁禁江上宅，爲公惆悵。自憐白髮徒添也。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四句先出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以上敘南州可居）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以上言秦州不可居）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出，飲馬寒塘流。磊落星

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我道長悠悠 以上發秦州

戎性頻拙謀卽衣食全賴天時與地氣因而問樂土思南州南州南州為漢源此地天氣十月如秋草木經冬猶未凋落況山水清幽足資遊覽無衣思南州者為此地有栗亭田為沃土其餘山藪蜂蜜到處可求竹筍伍蔬冬不乏況清池如鏡可泛方舟無食問樂土者為此是我旅寓之地雖遠於秦平生之遊於此而遂矣可發矣我去秦州只因地僻要衝事疲應接谿谷平衍無可登臨塞田薄收難以糊口不足慰老夫留旅客耳今發秦州月隱孤戍日何慘澹也烏啼城頭烏亦惜別也驅車中宵不待旦也飲馬寒塘飲馬後行也征人傷悵星月亦為磊落征人僱蹇雲霧亦為蒼茫因想乾坤大矣秦州固不可居南州豈遂終老前此棄官來秦州生意已如此今日去秦之南州生意亦可知傷哉我道悠悠何極哉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四句從發

秦言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險艱句領下數章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六句赤谷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四句感懷

今日者遊子不得已有所之即天寒不顧矣此行可悲甚但歲暮直恐與秦從玆永訣惜我至秦時暮投赤谷西鄰人家今宜從赤谷亭畔而發也我想隴坂九折由赤谷而進艱險不一此特伊始夫登高險者必改轍今亂石縱橫從無轍迹縱欲改塗何路可遵但當脂車而前所苦者山深風多耳自晨發至日落童稚飢矣村墟迥而煙火絕童稚尤飢矣自傷貧病展轉零落雖有故鄉回首茫然似此衰年死喪無日常恐委骸道路爲高人笑用是顧艱險不禁躑躅也○登大隴歷九坂赤谷亭爲發軔俗歌曰隴頭流水其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有絕死者宜公悲故鄉痛道死高人疑即贊公阮隱居之徒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領下十句）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四句是生乘險絕）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腸熱（四句感懷）

風吹遊子，縹緲如仙，不覺已乘險絕。險絕何如，蓋此爲鐵堂峽，藏於山谷間，臺如堂隍。何以曰鐵，壁色之古，如立積鐵也。其徑上摩，直蟠蒼穹，其石俯入，竟裂厚地，峽中之竹修瘦者多，偏地無垠，峽中之雪亘古不化，疑自太始。險絕如此，遊子乘之，獨於哀壑之底，遲回不進，我僕孔痡矣，況行萬丈之冰，橫絕難前，我馬孔瘏矣。似此生涯而計之者，聊抵弧矢之危耳。方今弧矢倥傯，盜賊充斥，我欲撥亂反治，無奈一身飄蓬，已踰三載，回首君門，肺肝空熱而已。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四句鹽井
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四句販鹽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四句感慨

鹽有鹹池東方曰斥西方曰鹵鹵草木爲鹵所侵一望皆白其煙則青青者爲官鹽之煙乃官作則有期限蓋軍需孔亟也煮鹽必取川水故煙常在川也汲井煮者搰搰不休出車販者連連不絕自公而出斗至三百爲價已昂自私而售斛得六千利更數倍蓋君子小人不同尉而貪得者欲無厭耳物理自然亦何嗟歎之有○鹽錢二者皆在軍國需唐世鑄錢天下計爐九十九鹽井亦有六百四十軍興以來淪沒者多鹽少故遂至自公斗三百也按唐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二年第五琦爲鹽鐵使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遂至每斗三百何怪轉致者有每斛六千之旅

公曰君子慎止足爲在位者言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二句總起）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

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數句單寫寒字）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結意）

自慰

吾行邁至此悄悄堪悲矣況山谷之勢展轉多端哉雲門未轉疑爲可通雲門轉處忽逢絕岸絕岸之處既有積阻積阻之處又霾天寒寒勢多端如此我欲度之其奈衣裳單何當此仲冬宜乎水涸豈意泝洄波瀾反添此時岸絕水阻安得人煙聊以避寒遙見有尋煙語者野人堪念也此時衣裳既單寒且兼飢庶幾得火而食乃寒亦不顧竟傍水餐者行子堪憐也行邁之苦如此而甘之者蓋以九州被兵人人負羽我免斯役已屬厚幸行路之難又何敢辭亦無須悄悄也已

法鏡寺

身危適他邦勉強終勞苦二句泛起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二句法鏡寺嬋娟碧蘚淨蕭槭寒籜聚迴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濛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以上法鏡寺驗景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四句止法鏡寺

身危遠適夫豈得已亦終歸勞苦而已故始而神爲傷以連値深山擺脫耗耳既而愁爲破以望見古寺得所依也當此脫行但見脫竹嬋娟則有碧蘚之色曉風蕭颯則有山籜之聚山根水脈聞淵洄有聲松上雨曉挹冉冉欲墜雲洩矣清晨忽濛似腑又雨日出矣既翳復吐似雨仍晴法鏡寺近矣朱甍之光炯然半開戶牖之數粲然可指拄策而人頓忘前期出蘿而時已近亭午日驗行至亭午陰晴未定冥冥然雨將作矣子規叫行

凡休矣前途微徑不復更阪而止法鏡寺○

仲冬二十規冉南州氣暖也所以無衣思南州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碊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魈魅嘯有風霜雪浩漠漠以上寫青陽之險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趂人及茲歎冥寞以上借吳嶽形青陽

泰州塞外多山甚爲厭苦故去秦南遊不謂其路彌惡即如此青陽峽岡巒之勢綿亘不窮雲水之氣參錯不辨偶逢林迥硤角紛來林仍蔽也忽然斗絕壁面若削天亦窄也不獨此耳碊西有石大徑五里勢若奮怒欲落我前仰看提日車之翻俯窺儼坤軸之弱思惝矣雲飛矣南行道彌惡如此憶昨初踰隴坂望見吳嶽秀若

高秋東脫笑蓮花峯之卑不如吳嶽也北顧知嶻嶭山之薄不如吳嶽也超然壯觀青陽與今已消上隱太虛蔽虧日月不圖五里太石犄突兀而超人至是益歎造物奥窔不可測度也已○日車側坤軸弱君位傾危之象惡魃嘯新孽飛小人得志之象尊吳嶽者吳嶽在風翔猶宗廟駐蹕公嘗屈從其處也一聽吳嶽已覺蓮花卑峻嶺薄言下無非推尊朝廷意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滋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四句道中

石門雲雪隘古鎮峯巒集旗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 四句龍門鎮

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四句感時

山泰至蜀山多棧道棧道至險已屬難行奈此細泉之流輕冰又結於是沮洳載道棧道之行辛苦矣乃不辭

行邁者仲冬日短客程須趲耳未幾至龍門鎮龍門爲石門石門苦臨雲雷難施乃峯巒交集則爲諸鎮扼要處朝廷於此設戍何爲旌竿無色白刃無光況設戍以防寇也彼賊騎屯於東都之戍皐乃防虞却在龍門之古鎮雖猴之長豈及馬股嗟爾士卒遠戍至此豈有封疆之思無從固阨之計但聞山寒問寂夜中飲泣而已○乾元二年十月河陽之戰安太淸雖走史思明難遁朝廷猶發安西兵屯陝以備思明未幾思明復遣李歸仁寇陝趋犖洛陽賊騎猶屯斥也故曰胡馬屯成皐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 以上石龕 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以上敘事

石龕境僻，四顧無人，東則熊羆，西則虎豹，後則鬼嘯，前則狖啼，我危矣。況寒日已落，山路又迷，傷哉遊客，驅車至此。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今仲冬而見虹霓，則冬行春令，其應蟲螟為敗，民有流亡。見今秋荊病民，不至流亡不止。而況雲梯上，悲歌伐竹，以供軍需，梁齊之役，五年於茲也。久役困民，市箭已盡，遊賜餘葉，正所跳梁，哀我烝黎，何日安枕哉。○起句本魏武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積草嶺

公自注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以上積草嶺同谷界 旅泊我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賢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以上述卜居同谷意

連峯亘起，積陰不斷，白日亦在隱見閒耳。況林木交風，石形變態，無非積陰故也。過此山一分，便為積草嶺路

忘異即是明水縣而尉同谷界我此來亟圖休憩耳客人道窮年衰力憊百里而外諸彥可投况賢令拳拳神交有素據其來書盛稱同谷定知遠客必荷殷勤從此采薇我願已足雖卜居尚距百里所謂茅茨者眼中已望見矣○公發秦時想同谷美利曰良田曰薯蕷曰崖蜜曰冬筍今日食蕨不飽餘以見我來同谷非爲謀食亦避賢主人耳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四句泥功山）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以上都蒙汨没意結句）

（句成）吾此行朝青泥暮青泥朝朝暮暮不一時泥濘若此者想此地爲版築所有事以泥爲功故曰泥功山我則不

免於汩沒矣，豈獨我哉。白馬以汩沒爲黑，小兒以汩沒成翁，哀猿以汩沒投澗，死鹿以汩沒力盡，汩沒之同如此。寄語來人，尚慎旃哉。○白馬爲鐵騎風塵改素也。小兒成老翁，行津梁，疲人也。哀猿透却墜，行路之難，當知難而退也。死鹿力所窮，車轍之窮，必至慟哭返也。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以上寫鳳凰臺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聲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

憂深衷實爲此羣盜何淹留以上歎歲

此亭亭然者乃鳳凰臺其北則對同谷西伯盛時鳳凰來鳴今西伯逝鳳聲杳惟見山路峻絕石林高聳耳安得雲梯直升臺上並因鳳凰既去恐有鳳雛無毋以飼欲剖我心血以飲啄之也夫鳳非竹實不食我心惆然可當竹實鳳非醴泉不飲我血凝然可當醴泉豈不惜微命而心血是剖良以鳳爲王者瑞其雛在今特未周八極耳坐看彩翮忽長翱翔八極衘圖下閣豈猶是飢洩而聲啾啾者既奉至尊即番蕩業於以光中興慰民望我思剖心血以飲啄之者深衷正爲此耳彼安史羣冠不久撲滅又何淹留之有○鳳雛比太子假先是張良娣生子與王佋欲以爲嗣語殺建寧王倓李泌又懼假不免故有一摘再摘之諷上元元年佋薨太子位始定則乾元年間良娣之傾危太子岌岌乎不得保其位亦可知也當時李泌久歸衡山東宮左右無人保護公欲效圖穪之功不得故曰安得薊丈梯爲君上上頭太于假毋妃吳氏付肅宗於靑宮生假卽薨故曰上上有無毋雛哺鳳凰臺說到中興有以夫。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之作谷有所感至七而止情事俱盡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嗔子美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足凍皴皮肉死

四句同谷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一歌天爲我哀

有客何人蓋子美也奈一身將老白髮亂垂何此時爲子美伴者狙公耳但公食橡栗子美隨之拾橡栗子美其狙公哉以此天寒日暮只恐山谷地荒橡栗亦不可得況中原書斷歸計何從皮皸骨折殆將死矣嗚呼子美歌聲初發其哀已極彼悲風從天際而至亦嚴冬之自然今歌聲動悲風來一若爲我爲發者爲我爲誰爲子美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嗔長鑱黃獨無苗山雪

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四句正見托子爲命意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二歌人爲我哀

我子美一身妻孥所倚爲命者乃我之命更有所托誰托我命此長鑱耳長鑱非子美不用子美非長鑱不依托子爲命夫豈偶然茲將荷子以斸黃獨也黃獨一顆可以充糧今無苗上無可尋雪盛下無可掘雖有長鑱無所用之是子美遇窮長鑱之遇亦窮矣況天寒衣短山中豈能久留此時妻孥在谷待以療飢乃荷鑱空歸四壁徒立男呻女吟安在托子爲命也彼閭里未必知我心者亦豈哀我窮者聽我悲歌色爲惆悵則感悲風次則動閭里嗚呼子美天人交痛矣○一歌曰歌已哀一哀字領下六章故二歌即曰歌始放三歌但曰歌三發四歌但曰歌四奏五歌但曰歌正長六歌但曰歌思遲七歌則曰悄終曲無非蒙首章哀字黃獨一作黃精黃精爲龍銜草久服延年子美時當窮餓療飢不暇何暇延年黃獨是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嘆弟 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四句

正見各逆方之故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三歌弟應為我哀

子美有弟各天久矣然指計之尚有三人今日亦應皆
瘦耳豈有強者何以各天胡塵一起無幾相見也彼駕
鵝似雁兄弟之喻鶖鶬惡鳥盜賊之喻東飛駕鵝亦欲
赴急難而相從後有鶖鶬恐其遭吞噬而卻退道梗使加
此安得送我置汝旁今日生離他年死別孰著兄骨
何處收歸奈何不來一見也○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
得將食之孝自縛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義俱釋之今日
三人各瘦何人強亦恐其為賊所得誰為孝肥可免弟
瘦者未詳鶖鶬亦惡鳥
是與鶖鶬皆比盜賊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 嘆妹 長淮浪高蛟龍怒
十年不見來何遲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四句

張鍾離說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四歌物爲我哀

子美更有妹矣昔年因亂攜室鍾離近聞韋郎已歿諸孤貧然何以爲生耶此地水阻長淮我欲迎妹西來乃淮水湯湯蛟龍作惡十年離間妹來何繇也此方亂離有定我欲渡淮訪妹乃弦歌清眠旌旗蔽天杳杳南國扁舟難泛也彼林猿本夜啼者感我悲歌今啼清晝林猿有情哉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與同谷 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似故鄉悲我爲哀

四句寓居同谷 同谷在四山中山周遭而堅固伏匿多則水急雨亦至矣雨密則樹濕雲亦合矣此時同谷古城在黃蒿間寒雲蔽之黃狐白狐公然欺客跳梁逐客得立于黃蒿古城本野狐窟穴客子無家甘受其侮無可如何也夫我生不在朝不在野并不在家却在同谷所由彷徨不寐萬感橫集思欲魂歸故鄉乃得去此窮谷其如魂招不來

來歌到魂招不來。
無復有爲我者矣。

南有龍兮在山湫 興蟄龍 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以上寓言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六歌溪壑爲我哀

龍爲君象南爲君位今南有龍兮蟄在山湫猶幸古木
巃嵸其枝葉下垂護此龍也無奈秋深木落潛龍在淵
蝮蛇僵蹇東來水上意欲呑噬此龍我行山湫怪此蝮
蛇何物出不避人若此乃拔劍欲斬既且休者念此蟄
龍升騰有時歎此蝮蛇陳尸有日不見溪壑之際春姿
忽回山湫之龍豈能終蟄我之歌思爲此遲遲耶○此
以蟄龍比太子以蝮蛇比李輔國張良娣也同谷有飛
龍峽湫龍潭南有龍兮在山湫潛龍勿用亦或躍在淵
之象蝮蛇東來象爲吞噬拔劍斬之蟄龍他日始有飛
而在天之利此欲必去輔國良娣然後太子儆得安其
位乃欲斬且休者當年建寧以輕於詆訐致害其後廣
平王儆謀去二人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事乎公意猶

是也或曰此爲明皇作明皇居南內并盈公主往來宮
中李輔國常伺其隙間之故有蟆蚻等句然曰龍正蟄
謂其將來即登
九五太子是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嘆男兒 卽子美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
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 四句 感懷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悲風 起白
日結始終
天爲我哀

有客字子美者本男兒也男兒生欲成名一身垂老成
名何日之有況三年奔走所往來者無非荒山道苦遭
關輔飢荒歲拾橡栗以自給貧且難得敢望成名成名
者終讓長安少年耳豈無山中舊識同病相憐同首平
生誠猶悵恨嗚呼長安卿相當少年乃其爲致身計
者不過富貴山中儒生亦有致身之思自悲年老自分
非富貴之器話及宿昔祗自傷心誰復有知其懷抱者
所由歌終情悄聲淚俱盡白日如流爲我而速白日之

速如此殆將老矣不再少矣沒世而名不成矣

萬丈潭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四句提綱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烟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以上萬丈潭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四句遊萬丈潭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結還起處神物有顯晦意

溪水而合冥寞者非水爲之有神物爲龍者處於窟穴耳然顯晦有時今日尚蟠積水壓而未舒也萬丈潭何

如其根峭厲坦步有妨其氣迷濛側身則陷進駭洪濤不測退礙大石蒼然進退窮矣蓋因此潭在危山絕岸際而徑外無徑壁前有壁況此危山絕岸又勢若削成殊無根底倒影空潭澹灧欲絕耳時而黑波瀾無痕時而流水光爲碎時而孤雲若起於內時而飛鳥若墜其中而環於潭外者則有高巖叢叢加蜂幄焉樹於潭上者則有寒木森森若旌旆焉曲通潭內者則有遠川之流澹洩迴側者則有嵌竇之瀕潭幽矣惜造幽於無人之境境絕矣幸發興於我輩之遊所由未肯告歸歎絕茲遊耳惟是潭中神物顯勝有時今日方冬龍蟄窟壓深潭恐有巨石礙其出入正勝時也有日乘暑若過此灘其劈石而出升騰風雨之會則神物得志我意亦快誰謂顯於無時哉

發同谷縣

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

境杳杳更遠適以上發同谷縣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偶値棲遯迹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以上發同谷之感

畢突不黔孔席不煖聖賢且然我本愚人而敢飢驅尚敢懷安哉憶我初至同谷喜茲地僻未迫物累難以久居一歲之中行役至四今日更去絕境謀遠適即於時俯瀨停驂臨岸回首蓋同谷可去同谷數子未忍即別也數子雖係新交新交而臨別之情如此是即舊矣何必舊而情始深惟是窮老棲棲更多慘戚耳自傷嬾拙未由棲遯去住之際與願俱違但有覩林鳥之投宿歉其不如而已○公乾元二年自春從東都回華州爲一次。秋棄官之秦爲二次仲冬發秦州爲三次季冬又發同谷爲四次故曰一歲四行役初至同谷日休駕投諸彥故發同谷日臨岐別數子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尙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四句是隴右赴劍南紀行之始）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以上敘木皮嶺）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淸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六句寫西崖）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以感歎結）

同谷有栗亭首路從此極不忘者鳳凰臺耳乃當季冬辛苦攜家又遠赴劍南耶我自隴右赴劍南從木皮嶺始顧此嶺最高登頓之餘祁寒忽炎險艱固可虞祁寒忽失亦可樂也木皮嶺何如遠岫參差爭相輔佐千巖環拱莫不崩奔我初意天地內所尊者只有五嶽今見此嶺始知五嶽而外別有他山仰使太空窄俯令厚地

裂也嶺中所閱者虎豹一鬪風水爲昏以至窮處則道懸麻鬪如短戟之攢下臨則石出冬青見長根之老不獨此耳西崑更與不但秀發煥若靈芝抑且金碧之氣潤而不散沙土之痕滿而不雜我意中忖度所見崑崙多然耳乃目擊西崖彷彿玄圃其妙又如此既登前嶺又已西崑含此何適因有劍南之役辛苦遠征不禁老眼蹠傷也已○木皮嶺爲入蜀要路上皇西幸曾從此之劍閣上皇東歸又由此至長安故今日遠岫輔佐于巖前矜若有朝宗共向之意如此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蜀爲上皇巡幸後改爲南京公故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二句白沙渡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以上渡水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高

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六句 渡後

山行勞水行逸山路真畏途哉所幸畏途沿江忽逢渡口耳雖時渡水之人參差不一舟楫所際恍入雲端而況季冬天爽又交荒野夕陽西下未及中流幸而渡頭已到我馬嘶山猿嘯水石見沙灘露矣向來愁辛至此忽逝從前多病於焉少蘇無奈嶔崟尚在前洪濤已逝長江漸遠提途復臨回首白沙還餘舟楫之慕攬轡陸路重增馬首之悲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四句 山行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 六句 水會渡

入舟已千憂陟巘乃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 四句 從臨

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結泛

行過有程何論中夜不及程不止也於時月落崖傾前
途難進山窮江至舟楫可施客子駭濱渤之寄前爲師
輕波瀾而自得惟是江上霜濃直苦木石之滑湊頭風
然不勝手足之寒耳況江寒方殷險又臨向也舟行
復疑衆星在水少焉登陸始知衆星在天微月沒若沉
水中衆星乾仍出水外夜景如此似此遠遊已今人度
凡爽疾相侵雖欲
加餐能努力哉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
欹疏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閣道以上四句歇鞍
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度閣四句浮生
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爾曹自歎四句

入蜀亦有土門山窄路微棧道駕於其上構空盤石若
緣秋毫閣下何峻結構何牢哉閣在山上還見萬壑參

以林如臥江在閣下俯見積陰莽互帶水爭流閣以
冽寒日慘淡閣之中長風怒號閣道之景如此當夫身
行閣道不知下臨何似及至馱鞍抵底始知所歷甚高
此時來者往者登頓暫息此時人也馬也辛苦同之豈
不苦飢浮生有定豈不思飽分定難求所可歎者骨肉
難拋長往未遂攜家遠適豈得已哉○相傳此閣乃徐
佐卿化鶴跧伏處故名
飛仙宜公有家累之悵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
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
俗坦然心神舒（以上敘五盤）東郊倘格鬭巨猾何時除故鄉有
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我廬（六句感慨）
五盤之險不異飛仙山色之佳如無棧道當其仰凌棧
道五盤愈險及其俯映江木山色果佳而況地僻人稀

網罟更少網罟少則水清水清無大魚而網罟少則反多魚鳥之好者常靜玆也不妄飛人之野者遂俗玆也樂處俗朴如斯快心可必其如非故鄉何我故鄉在成都今日巨猾未除弟妹分散況我廬亦成丘墟耳然則成都雖好何日旋歸哉○巨猾指史思明史言思明狡猾善揣人意猶盜跖為東陵巨猾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四句寫龍門

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 四句寫閣

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 四句度閣之險

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四句推開

由長江下有龍門壁壁立長江絕無尺土乃長風駕浪浩浩至今絕壁之上有閣危塗相縈如垂線縷其所鑿

之石滑而且欹雖有浮梁裊裊不定其險如此我行其上日中之肱隨花不定見問不自主矣頭上之風吹雨不休身首不自持矣此時一墜誠不敢料誰爲我援手者甚矣瞿唐大庾非險也所幸身歷已多危途習慣今亦履險如戎耳更何恐懼之有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 四句泛起

石櫃層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 四句寫閣景

羇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以上自歎

季冬陽漸進日已長故山晚而半天猶赤於時蜀道早花對客亂發江間大石與客爭奇石櫃在望矣櫃懸波上勢若臨虛遠見清暉之邊鷗偕與遠暝色之內客影欲沉所恨東柯跡緬成負棨傍同谷茅茨曾不匝月今

月皇皇復向絕跡遠遊耳自甘慵拙不爲飢驅所以訪
客優游陶公放浪心竊向往而行年衰老不能自由雖
欲優游放浪以適我
性亦從此長謝也已

桔栢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 四句浮梁
連筰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鵁鶄散絕岸黿鼉驕 四句桔栢渡
西轅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荆門路濶會滄海潮孤
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胷前登但山椒 以上感懷

水寒涵天其象青冥渡者難矣幸有浮梁耳竹竿之濕
煙漠漠然寒江之水風蕭蕭然於時身在浮梁連筰欲
動而嫋娜不定征衣交颯而飄颻欲飛且急流之中鵁
鶄散而不顧絕岸之處黿鼉險而愈驕渡水之難如此
我往計焉從此西轅爲岷嶓劍閣處從此東逝即荆吳
滄海濶荆門路此江若可通則故鄉不遠滄海潮此江

若可負削朝宗有期蓋成都東連荆沔岷山導江朝宗於海也乃顧盼之際但見孤光遊子之與仍悲前路心留誰洗山椒且登亦何日免行役已○舟爲鷁鶃橋爲黿鼉土高四墮曰山椒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以上寫劍閣）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幷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以上叙割據）我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四句感歎）

險不可以人設惟天設險如劍閣者實爲天下壯觀山控西南以衛其內石向北所以距其外兩崖之倚宛若

崇墉刻畫之狀外明城郭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原夫
設險取隔絕無取相通不知何將使珠玉之貨走於中
原嵯峨之氣便已悽愴五帝三王時道里未通即雞犬
之聲不聞中國自秦繫嶼哉以通蜀務爲桑遠道人戕
修職貢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
險阻而富饒關王者思并吞爭勸光欲割據極力圖謀
不守相讓堯天應撫多設此險也許惟鋌此崖嶇以乎
其險既不能然又恐誅求職貢使并吞割據者兇復乘
機而起能無臨風嘿然獨自惆悵也已○蜀在天隅安
史不到中與以來朝廷軍需皆責之蜀蜀遂困矣先是
明皇荔支之役置驛傳送盧戎諸處騷撥已極又經大
駕巡幸蜀民行齋居送餉不暇給公他日居蜀作病橘
詩曰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
悲作枯椶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復何有作甘林詩曰子貧不得糴貨市送王畿盡
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於誅求如此類者不可
勝數其打魚一篇曰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風
霍干戈兵革鬬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已知民窮走險
在所不免未幾段子璋反綿州徐知道據劍閣崔旰揚
子琳作亂成都騷中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

[illegible]極力不相讓公益隱憂之其曰珠玉走中原悵戾氣促倦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豈非悲蜀民竭蹶將朝廷猶征藝無厭乎結曰恐此復偶然臨風嘿惆悵則已云言其有深機竊發者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　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illegible]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六句鹿頭山殊方昔三[illegible]霸氣[illegible]渤發天下[illegible]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令[illegible]傷何[illegible]埋爾骨以上懷古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　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八句感今

原[illegible]自行以來山勢彌惡忽見此亭亭然者爲鹿頭山客[illegible]方恐也蓋以連山之勢至此忽斷千里之境豁然而

開晉自出華以來方慮劍門不可越不意險阻旣豁原野為開此客心為慰耳因念此地天府當年劉主中興三分定鼎共開勳業問發如公孫述輩亦一世之雄今唐至再造勢成一統無問雙闕無一存者至於人文如楊雄司馬相如才名相繼聲施至今但名傳骨朽為可傷耳惟是巴蜀富甲天下地腴脂膏人喜豪俠有難治者必得老臣杖鉞播化宣風有事得便宜入奏以專達今蒞國裴公入贊廟謨出奠邦國闢其鎮此巳險歲月蜀民亦孚幸矣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八句至成都〕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四句成都〕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

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以上感懷

桑榆落月猶照征衣王是征衣亦可脱矣我行以來山川頻異不謂今日忽到天隅況人民則新他鄉非故江流自東遊子自西乎此間層城之內喧塡華星季冬之日樹木蒼然信都會也而況吹簫鼓簧者比戸皆然奈名都自樂遊子自悲何蓋此地信美終非我土雖川梁之上路達中原乃南望之餘奮飛無自仰見鳥雀投林歸歎首丘靡托耳桑榆日落而月出矣月初出而未高衆星猶然爭光也安得月既高使衆星退舍耶王於羈旅自古有之吾所哀傷又不在茲爾○舊註以初月比肅宗衆星比史思明之徒殊謬郞曰有托初月是太子似衆星是與定二王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四句愁不散

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四句散愁

我謫官久客尚未歸者蓋由中原多故未解兵耳況冀地多陰星光常少陰則恒雨至夜偏多客處如此亟望息戈耳今日百萬之師冀深入夫賊穴寰區之民屬望不在他人將望何人司徒是也深入何地燕趙是也燕趙本我唐舊山河司徒其亟收之與王戈息久客旗旋矣愁不從北散哉○先是鄰師之淸惟李光弼與王思禮整勒步伍全師而歸故散愁二齊獨舉兩人至光弼河陽之戰史思明遯安太淸走職滅賊巢在此一舉況思明在東都此時范陽空虛史云光弼急攻趙二日拔之可拔趙即可拔燕轉深入轉河陽之兵深人薊門耳下燕趙下其城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四句散愁

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四句愁不散

太原重地率有王尚書鎮之吾聞其將法嚴整人不敢犯其訓練士卒齊壹有紀可亟圖恢復矣彼太原為薊北肩髀薊北為思明巢穴借問尚書幾時直搗薊北指日奏凱關西以慰朝廷北顧如是我愁散矣不然如此

丹心皓首何恐老魂終不得招故鄉終不得歸愁何用散耶○時官軍與史思明相距陝洛間思禮鎮太原其兵力可及幽燕乘其不意攻其不備此一舉也巢穴搗露布達日幾時詰問之辭日當月決絕之辭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干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六句恨別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四句期望

我去洛入蜀只因安史充斥連陷東都所由於草木變衰時流落劍外於干戈阻絕處送老江邊耳惟是洛城有家別洛城是別家也思家步月者月明之下故鄉在焉思家便欲到家故於清宵常立耳洛城有弟別洛城是別弟也憶弟看雲者雲行之處我弟在焉憶弟不能見弟故於白日常眠耳今日司徒李光弼河陽大捷誠得回河陽之戈直搗幽燕則思明殲洛城復洛城復則還家見弟亦有日時哉勿可失司徒尚急圖之○時李

光弼河陽大捷頭勝搗幽燕其勢甚利當時胡不為也
幽燕不搗鄴有邙山之敗雖由僕固懷恩誤附然則思
之故在光弼縱不汝亦不得辭其責愚為一字直是
勝著

杜詩闡卷之十終